

梦中橄欖樹

梦中橄榄树

赵新兵 吕先富 马朝阳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22 号

梦 中 橄 榄 树

赵新兵 吕先富 马朝阳

*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160 千字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 000 册 定价: 4.50 元

ISBN 7-80088-255-1/G·88

序

校园，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，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在知识的殿堂里尽情吮吸的同时，又在上演着一幕幕恋爱的悲喜剧。橄榄树种在校园里，长在亚当夏娃的心田里。今天，大学校园里的恋爱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，怎样看待这种现象，本书以写实的手法，流畅的笔触，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代大学里的恋爱生活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大学生的种种恋爱心态，塑造了一批亚当夏娃的群像。该书对大学生恋爱心理的描写和对种种现象的分析鞭辟入里，可引起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思考。

运昌

一九九二年元月五日

目 录

第一章	启开爱的心扉.....	(1)
第二章	爱的艺术	(29)
第三章	恋情扫描	(58)
第四章	爱的百慕大.....	(101)
第五章	失恋者的歌.....	(139)
第六章	手，伸向禁果.....	(156)
第七章	梦的变奏曲.....	(187)
第八章	苦橄榄 甜橄榄.....	(219)

第一章

启开爱的心扉

1. 放松了的“紧箍咒”

做为毛泽东的孙子，毛新宇格外惹人注目。而当他夹着厚厚的历史书走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林荫小径上时。擦肩而过的同学甚至不会回头多看他一眼。

在生活中，他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。

1991年3月，毛泽东的儿媳，新宇的母亲邵华当选为新增补的政协委员。

“现在大学生谈恋爱早，您儿子有女朋友了吗？”中新社记者崔煜芳在3月31日的采访中，提出了这个既轻松，又富人情味的问题。

邵华朗声笑了：“他没跟我说过，他的事我不管。”

“不管”，似乎是随口说出，不必完全

当真。但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出，邵华，这位从事研究工作，如同千千万万名大学生家长一样普通的母亲，对日渐成熟的儿子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约束，甚至在极容易出现烦恼的爱情领域。

大学与中学似乎不再是几步之距，而成为远隔迷雾的两岸。

从高中毕业到进入大学校园，只有几个月的时间，而社会、学校以及父母亲戚在种种事情上对于大学生的态度，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“考上大学可以松一口气了”。父母、老师如是说。而更重要的变化，是一向在中学校园里遭到围追堵截的丘比特，可以“合法”地走近这些孩子们身边了。

社会、家庭、学校一起按动了电钮。

通往“禁区”的红灯关闭了。

大学生们已在身心方面成熟或自认为成熟起来，繁重的苦读已化为今日欣慰的回忆，他们的自主、自立意识逐渐增强，希望摆脱家庭的制约，特别是在与父母长辈间过去讳莫如深的情爱方面。

今年初，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五所高校进行的恋爱观调查中，关于“恋爱时是否应该重视父母的意见”这一问题，有40%的男生、15.4%的女生持否定态度。只有26.7%的男生、46.6%的女生认为应该重视父母的意见。从这里，也可以约略看到家庭“紧箍咒”的放松。面对“你上大学要谈恋爱吗？”的问题，“反对党”才有1.4%的男生和4.2%的女生。

宽松的家长。

宽松的学生心理。

同时，也有宽松的学校。

大学校园的有关禁止谈恋爱的明令早已成为余风流响，至于“低年级学生不宜谈恋爱”的教诲与呼吁，大学生们早就充耳不闻，亚当夏娃们只要理智些别去偷吃禁果，惹出事端，或者“偷”得不为校方察觉，都会安然无恙。

在一个社会、家庭、校园所提供的风调雨顺的环境中，生理上渐已成熟的大学生们，情窦自然会灿烂地含苞绽开。

“紧箍咒”松了。

小明建一杯酒下肚，便成了“关公脸”。

人世间的十八个春秋中，他第一次这么隆重地成为全家乃至全族中瞩目的“小太阳”。他喝下了这杯父母亲友们斟上的“庆功酒”。

就在昨天，一纸某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飞进了他的家门。

从那时起，父亲那整天板着的面孔、妈妈跟在他后边不尽的唠叨声，便化成掩饰不住的笑意。

于是大姑来了，小姨、二舅来了，父母从起床忙到日转中天，一桌香喷喷的酒席办成了。

于是便有一起举杯，便有长辈居高临下的，不无赞扬、隐含教诲的劝酒。

小明建感到了通知书的魔力，他已金蝉脱壳，远非昨日可怜的高中生了。

“明建，你记着，古人说‘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’，你小子已占其一，就等见我那外甥媳妇了。”二舅酒喝了几杯，言谈之间，把给报社当通讯员的文学功底拿了出来。

“就是，赶寒假回来，带着女朋友，啊！”

“那当然，凭咱明建的条件……”

大姑、小姨一唱一和，早把这个见女孩还害羞的毛头小伙窘得低下了头。

他不敢正眼看自己的父母。

一年前，他和几个男女同学去郊外踏青，回来被反映到老师那里，高考将临，焦油炸豆，燃眉之急，怎敢让他涉入早恋，他的父母马上从校方获得信息。

正巧，他妈妈在收拾他的笔记本时发现里面抄的“爱你在心口难开”，“男朋友”之类的流行歌曲，便误以为是情书，于是爸爸、妈妈和班主任老师“三堂会审”，问得明建直抹眼泪，结果查来查去，关于他“早恋”之事，纯属子虚乌有，但父母仍然不放心地告诫他：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
今天二舅提到这恋爱之事，能不令他心惊胆战吗。

他拿眼偷偷瞟了一下父母，那分明是两张充满鼓励的、笑吟吟的脸。

他释然了。

以后的半年里，妈妈的不厌其烦的唠叨又被信封载到了明建的耳边，不是讲王家的姑娘一进大学就交上高干子弟，就是说同事的儿子大学毕业就办了婚事……

朔风凛冽，白雪飘飞，春节前，明建果然从千里之外带回个娇小活泼、可爱动人的女孩。

于是，家中又热气腾腾。

“明建真有本事，……”二舅晃着酒杯夸他。

李力和杨泓本是被姚老师拆散的一对儿。

那时，也正是临近高考，可身为班干部的李力与杨泓却眉来眼去地“恋”上了，中学生早恋是最让姚老师头疼的事，管轻了无效，稍重点便让这些少男少女们泪流不止，甚至寻死觅活。

但作为教师不能见事不管，况且当事人又是他的得力干部。

于是他写给李力与杨泓每人一张条子，上书：悬崖勒马。

他把他们叫到屋里，苦口婆心，晓以大义，历数早恋的种种不利，并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还小，感情都用完了将来怎么办？等你们考上大学，不谈朋友我还为你们操心呢，眼下，必须一刀两断……”

李力、杨泓尽管藕断丝连，但及时做冷处理，了却了恋情。

高考发榜，他们二人一个北京、一个天津，双双进了重点大学，姚老师乐滋滋地又把他俩召去，告诉他们今后要多加联系，在学习上、生活上互相帮助。

再放假，李力与杨泓便一起成了姚老师饭桌上的客人，二人亲亲热热，俨然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。

回母校 H 大学采访，见到了留校的老同学王军。

寒暄几句，点着烟哈哈一笑，便又天南海北猛侃起来。这位王兄现在中文系任二年级的辅导员。

谈昔日同窗学友的趣事，扯“哥们儿”、“姐们儿”的悱恻情感纠葛，很快便说到他手下的一百多位亚当夏娃。

这位老兄尽管在外面一副师道尊严的样子，但在老同学面前提到现在的这些师弟师妹们就随便起来，“你看我这种人

像道家，像老法海吗？这些刚入学的学生们竟在背地里骂我。”

我咧嘴笑了，王同窗在做学生时是我们班的潇洒王子，够风流的，围着他转的全是学音乐美术的“姐们儿”。

“我那时正儿八经是从大三开始谈的，可现在瞧瞧，我们这年级，大一上学期就成了七、八对，你说校方虽没有明文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，可都在提倡低年级不要谈，咱都是学生出身，完全可以理解师弟师妹们萌动的春心，可学校、系里领导每次撞见他们成双成对，勾肩搭背，都要把我训导一番，怪我工作不力。说老实话，刚进大学只能算高中四年级，懂得并不太多，该先增长点见识才对，到三、四年级爱谈就谈，只要不闹出处分的大事（发生性关系），谁管你呀。

“可现在没办法，这事你没法管，学生不听你的，甚至在你面前故意亲热，前段时间要发展一名女团支书入党，考察她时，系里有领导说她年龄小谈朋友，影响不好，让我开导开导，结果我没说两句，她的嘴就噘起来了，说：‘你看着办吧’，弄得我里外不是人。

“像她这种，还可以拿入党管管，其他人全没辙，不能处分，家长也根本就不管。

“咱们那时不知老师的难处，今天才明白如今的年轻人是多么让你不知所措。

“就这几年，变化真快，校园里反正越来越开放了，或许这是个进步，是个趋势。”

王兄猛抽口烟，又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
2. 小“陈世美”乎？

拧亮雪白的台灯，堆满书籍的写字台上便出现一方温馨的天地。

我的思绪翻腾着。

大学住我上铺4年的温伟结婚了。

他娶了一个初中没上完的农村姑娘。

从他14岁那年由父母做主定下亲事后，他便被那个无形的枷锁紧紧捆着，大学期间他做过种种努力，甚至冒着和家庭决裂的危险，成为全村人捣脊梁骨的负心“女婿”，但今天，“为了我可怜的父亲，病床上瘫卧的母亲和三个不谙世事的弟弟、妹妹，我只有选择黑洞洞的‘深井’。”

“我不爱她，真的！”

读着刚刚收到的他这封滴满泪水的长信，我的灵魂悸动了。

不只因为他是我的挚友。

温伟是豫西伏牛山人，一副憨厚老实相，在家排行老大，父亲是民办教师，母亲卧病在床，姊妹又多，家庭十分困难。刚进大学就看得出，他并不活泼。

他时常收到家乡的来信，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，他解释说是妹妹来的，翻看一下便锁进抽屉。

终于，我们发生了猜测和怀疑：这个年纪的男孩都急欲探究别人的隐秘。

他招架不住连蒙带骗的盘问，有天躺在床上进行“卧谈会”的时候，他带着难言的苦楚给我们讲了关于他的恋情。

在他贫穷的家乡，小伙姑娘有早定亲的风尚，如果谁家的儿子到了十四、五岁仍不能成为“小女婿”的话，全家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，父母亲戚甚至同宗同族都觉得脸上无光，他家困难，他又是老大，便格外受到父亲的重视，刚满十四，便给他和临村会计家女儿订下了亲事，遇上春节或农村隆重的节历，他都得在父母的催促下提一筐礼物去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。

平时住宿在校，发愤苦读，似乎面前只有高考一关，一切都没有在意和理会。

当他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夫子堂”的愿望得以实现，全村哗然，他是自前清本地出了一个举人之后的又一个“文曲星”。

家里请来电影队，一部片子连放三遍。

女方家前来祝贺，临走，姑娘羞答答地塞给他 150 元钱和两双轻便“千层底鞋”。

大学生活，如旋转的万花筒，他带着对知识的渴求，在书海里泛舟，读托尔斯泰、海明威、读冰心与王蒙，他爱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，想听流水般的舒缓乐曲，他也曾和同学去阳山登高，去看剧院里的时装模特表演，在夕阳下的草地上和朋友们谈学习、事业和生活，当然也包括爱情。

他心中的天地在逐渐拓宽，一种难以名状、而又时时刻刻牵动他心绪的情感在他胸中憋闷着，他终于感觉到自己应该有个新的天地，他对家中那个由父母选定的对象越来越不满意，甚至怕收到家里及那女孩的来信。他对那只会介绍家里庄稼丰欠、长势的字句不通的信感到厌烦。

听了他低沉、不无悲哀的诉说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有人劝他趁早了断这桩婚事，省得将来狗撕羊皮，缠搅不清，关键是他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以及对生活的追求都不在同一境界上，结合之后，带来的只会是痛苦。

假期回家，他的心思刚对年迈的父亲吐了一半，父亲的脸便晴转多云，继而对他大发雷霆：“你小子还有没有良心，想当陈世美，那是要被包公铡头的呀！你没上两天大学，就烧咧，农村闺女有啥不好，六〇年多少娶乡下媳妇的镇上人回来填肚子，虽说是糟糠之妻，你说人家对你哪点儿不好？”

躺在北屋的母亲哭叫着说，他要跟人家断亲，自己就不活了。

望着残破的家，他的心凉了，这个孝子清楚父母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他供上了大学，也知道女孩家对他们的接济以及女孩对他的一片深情。

他退缩了，失去了勇气。

于是烦恼便时时刻刻折磨着他，他痛苦，他常常是一个人在徘徊在操场的跑道上，一个人捂着被子抹眼泪。

他的性格变了，被扭曲了，不愿与人说，不愿与家里通信，而又时时惦记着家里。

他又努力了几次，试图说服家中，敲开封闭他希望的那幕黑帐，但屡屡弄得狼狈不堪，最后一次，那姑娘悲怒交加，从床下拿出一瓶农药，往肚里灌，幸亏被及早发现，姑娘在奈何桥上转了几圈，又驾返尘世。

父亲风尘仆仆赶到了学校，软硬兼施，又搬来系领导，痛苦得老泪纵横。

温伟彻底地溃退了。

他似乎明白了，他的未来也许就应该是早已安排好的那

样，到离家近的县城，娶那个贤惠的妻子，上侍父母，下养弟妹。

生活似乎本该这样。

毕业纪念册上，我们都给他留下了沉重的一笔：好自为之。

挚友新禧，本该弹冠揖庆，可今天，我捧着这封信，沉甸甸的。

该喜？该悲？

在校园中，我也遇到过另一些有着“温伟经历”的亚当。

小B是个固执的犟筋，一旦拿定主意便不顾一切地去做，尽管在家中已定过亲，但当他喜欢上同班一个女孩后，便挖空心思地和人家恋上了，假期回家，三下五去二地把亲给退了，虽然母亲给气得躺了几天，但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。

小D则颇费了些周折，他在高中时冒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和本班一位姑娘谈上了，高考结束，他上了大学，而姑娘名落孙山，于是他真心实意地鼓励姑娘再“战”，给她寄复习资料，介绍复习方法，但她屡考不中，甚至分数越考越低，终于失去了升学的信心。小D在痛苦地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发出了那封“断交信”，姑娘气愤难平，来信苦苦请求说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在信上把小D大骂一通，称其为“当代陈世美”，“伪君子”，气得小D把信撕得粉碎。

小D有理亏的地方，他也在忏悔，但当有人开玩笑戏称他为“伪君子”时，他会勃然大怒，和人玩命。

但他毕竟摆脱了令他懊恼的纠缠。

每一年，每个学校的新入学大学生中，都有不少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且多发生在农村生源的身上。

如今，关于“喜新厌旧”、“忘恩负义”的这类“新陈世美”被越来越多地讨论着，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新伦理也好，旧道德也罢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很难讲得清楚，不少文学作品描叙了“第三者”或者夫妻不和的种种“阴阳裂变”，而大学生退婚这样既复杂又简单的现象也有待于人们去研究、分析和解说。

3. “琼瑶热”的背后

有人说，分析青年人阅读的作品，便可透视出青年人的心态。

此言甚佳。

“弗洛伊德热”、“萨特热”的兴起，导致了两年前西方思潮的泛滥。

然而这些能引起年轻人“发烧”的西方学者终于各领风骚一半年，如今又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了。

而几乎与此同时“琼瑶热”却在青年学生，特别是大学生、女大学生中悄悄升起，其辐射影响虽屡遭席慕荣、罗兰等人的挑战，仍未大幅度降温。

这位靠《窗外》、《在水一方》、《彩霞满天》和《月朦胧，鸟朦胧》等作品闯入千万年轻人心扉的女作家，立即在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尽管学问家、正统的作家嗤之以鼻，傲慢地转过身去。

有人说：琼瑶算不得作家，顶多是个“通俗作品”的作者。

但读者以其行动做出了评价。

至今，琼瑶的小说已在大陆出版了十本以上，各色版本更多，其中有不少是出版单位未经作者许可偷印盗印的，发行量之大令人瞠目。

在首都一家大新华书店，一名女大学生和一名女中学生为争购那本柜台上仅剩的残破不全的《几度夕阳红》而争执不下，营业员劝阻双方仍互不相让，最后不得不采用抓阄的办法决定，大学生很幸运，她乐滋滋地付钱拿走了书，一点也没有风格让一让那位神情沮丧的“小妹妹”。

国内影视界也相继把《庭院深深》、《婉君》等作品搬上了银幕和荧屏。

街头巷尾的书摊也许就是靠出售琼瑶的书而兴盛起来的，一本又一本言情佳作被散入广大青年之手。

1988年，琼瑶偕丈夫一起自海峡彼岸来大陆观光，所到之处，是鲜花和掌声的世界，在她参观的学校，下榻的宾馆、饭店，无数的“琼瑶迷”送上了他们的签名簿和一颗颗纯情火热的心。

据对在校大学生的一些调查表明，某重点院校中文系87级女生80多人，全部看过琼瑶的作品。一般都在三本以上。武汉某学院88级财会专业的40人，读过琼瑶作品两本以上的有31人。

如今，由琼瑶作品编排的电影中的主题歌已成为久唱不衰的流行歌曲，月朦胧鸟朦胧、我是一片云、在水一方……

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高校舞场，这些歌曲随着欢快的脚